

再跃进文艺丛书

大跃进中的日日夜夜

15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西華總文庫叢書

大跃进中的日日夜夜

（15卷）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及特写十篇,反映上海江南造船厂、上海第一钢铁厂、大安机器厂等先进工厂工人在大跃进中的冲天干劲,以及其他兄弟厂工人和运输工人找寻窍门,大闹技术革命,创立奇迹,飞跃前进的英雄气概。

再跃进文艺丛书(15) 大跃进中的日日夜夜

“萌芽”编辑部编

·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94 号

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·

书号 0115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5/9 字数 28,000

1958年10月第1版

1959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5,001—13,000 定价(六) 0.12元

前 言

中共上海市委在八月十五日向全市工、農、商、學、兵各个战綫上的男女同志們發出了战斗的号召，号召大家在工業战綫和其他各个战綫上躍進再躍進。在这同时，市委選擇了江南造船厂、上海第一鋼鐵厂、國營上海第二棉紡織厂、公私合營銅仁合金厂、國營上海第二印染厂、公私合營永鑫无縫鋼管厂、公私合營大达电机制造厂、公私合營大安机器厂等八个先進的工厂，將这些單位比較突出的經驗進行了初步总结，寫成文章，在党报、党刊發表，目的是發揚先進，互相學習，从而促進各个战綫上的躍進形势進一步發展，躍進再躍進。

文藝是时代的晴雨表。我們現在正經歷着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的时代，我們的國家正以万馬奔騰大躍進的雄勢建設着社会主义，这就要求而且必然要在文藝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反映。

“再躍進文藝叢書”就是在今天全國人民的共產主义覺悟不斷提高，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义風格不斷提高，破除迷信，大鬧技術革命文化革命，干劲冲天，躍進再躍

进的形势下产生的。目的也是运用文艺的形式来发扬先进,反映先进单位、先进人物的革新创造和伟大的生产业绩,收到互相学习,启发教育的作用。

本书由“萌芽”杂志编辑部编辑,十篇文章曾先后在“萌芽”第十七期、第十八期刊登过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

目 次

王人杰和他的电焊組·····	徐俊杰 (1)
比图画更美丽·····	郑长炎 杰 子 (10)
四十七天造一座大型轉炉車間·····	王金源 (13)
錘銅絲的故事·····	康 健 (20)
深夜买鉚釘·····	沈新盘 桂肇聰 (26)
为了下一班·····	魏玉英 (29)
磚飞刀舞·····	徐文祥 許志伊 (32)
搶修·····	費家駿 (36)
水上长龙·····	金允軻 焦子生 (39)
鋼鐵巨龙·····	孙順兴 (45)

王人杰和他的电焊組

上海江南造船厂 徐俊杰

一

今年年初，春节的假日还没有过完，江南造船厂的职工們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“双反”运动，他們以“迅雷不及掩耳”之势，仅仅用了几天的业余时间，就写出了五十三万多張大字报，把保守、浪费和三风、五气烧了个精光，把这个百年的老厂連地基一起翻过来了！接着，群众的热情飞快地轉到了生产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本来计划在第二季度才开工建造的五千吨大海輪，不得不提前投入生产。

这是一条在中国造船史上自己設計自己建造的最大海輪，计划要求是：从开工到完工交船是十八个月；从开工到下水九个月。

造船車間的工人們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，一下就推翻了这个计划，提出了七个月、六个月、四个月，最后保証三个半月下水。这一股冲勁把很多有經驗的造船技术人員吓坏了。一位負責編排工艺計劃的老技師，急得把

两支铅笔都摔断了。在群众压力下，不得不编了个自己毫无信心的工艺计划，但是这个计划一到工人手里，马上就被冲垮了。机械加工工段，原来需要四十五天的工作量，只用了七天就完成了。

机械加工工段的部件还没下来，装配工段的工人就哄闹起来了，一見工段长就都爭着要“五千吨”的任务，弄得工段长紀桂連很为难，派給哪个小組干好呢？

电焊組长王人杰眼睛一轉有了主意，他知道紀工段长是个“一呱两响”的爽快脾气，他对那个小組一高兴，就可能先派那个組上去。

“工段长，你就象龙头，我們小組就象龙尾，龙头一歪，龙尾保証跟着甩。”王人杰这么一說，工段长笑了，几个組长也都說：“对！就是这样。”

會議决定由两个装配小組和王人杰电焊小組先上船。

二

三月的春风不停的吹着黄浦江水。江岸边的船台上，五千吨海輪的底板一鋪上去，紧接着一个一个的龐大的船体分段，不停的往上吊装，几部笨重有力的坦克式大吊車，日夜不停的在船台旁边“嚙嚙嚙嚙”的喘着气，批銼枪“达达达”的嘯叫着，一到晚上，喧鬧的鋼鉄声可以傳到几里路远。

装配工們和大吊車干上了，他們提出：不管吊上多少部件，保證当天完成。这可把王人杰的电焊小組逼坏了，装配工只要对准确，拉好綫，用电焊搭一搭就行了，电焊工却要把每一条縫，每一个接头，都牢牢的焊接起来。在內底板下边，地方非常狹小，有的人躺下来朝上仰焊，有的人把身子弯得象蝦米一样工作，这样一点地位，集中了五、六个电焊工，强烈的电光充塞着这个小天地，鋼鐵氧化的縷縷青烟，刺得鼻子很难受。

王人杰的帆布工作服已被汗水湿透了，青烟刺得头脑昏沉沉的，但是他每看到自己或是組員們焊好一条焊縫，就感到一陣兴奋，难忍的燥热，刺鼻的青烟，对他不是越来越沉重，而是越来越輕松了。

这是一场多么緊張的竞赛呀：他們才焊完一个分段，装配工們早又装好了另一个分段，王人杰一看到自己又被甩在后边的時候，就象被磁石吸住了一样，再也走不动了。虽然下班時間早已过了，但他还是扭过头大声对組員們說：“伙計們，再干它一段怎么样？”

“来，干吧！”組員們的心情和他一样，不赶上装配速度，就象喉嚨里梗着一根魚刺一样不痛快。

一天晚上，造船車間开来了一支装配突击队，一夜間就把船底下的两根几十公尺长的劈水龙筋装配起来了，王人杰小組連声息都沒听到。隔了一天，工段长碰到王人杰說：“老王，別漏掉劈水龙筋。”

王人杰很奇怪：“劈水龙筋还没装配好呀！”

工段长把他领下来一看，嗯！真的装好了。“两天以后交货怎么样？”工段长望着王人杰说。

王人杰一打量，干脆地说：“用不了两天，明天一早你来验货吧！”说完掉转头就往上走去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你别为我们担心，今天夜里就放‘焰火’给你看。”

“什么？这是在造船，不是庆祝国庆的时候，放‘焰火’！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！”

“你别管，明天一早来验收就是了。”

夜里，天空布满乌云，好象要下雨的样子，船台上一片灯光显得格外明亮，战斗仍在紧张地进行着。

工段长吃过晚饭回来，远远地就看见工地上有一排耀眼的电光，一刻不停的闪耀，深深地劈开了深黑色的夜空。工段长很奇怪，烧电焊总是亮一会暗一暗，断断续续地闪光，弧光一直亮下去是怎么回事呀！他匆匆地向工地上跑去。到了船台旁，看见在长长的劈水龙筋下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十几个电焊工，他们手里发出来的弧光交替着闪烁，在这种漆黑的夜晚看起来可真够好看的。工段长突然明白了，这就是王人杰说的“放‘焰火’”啊！工段长心里暗暗赞赏着，他被这种从未见过的景致迷住了，呆呆的站在那里看了好久。

弧光突然停止了，天空中显得特别黑暗，大吊杆上射下来的探照灯光现在也觉得那么暗淡无力。穿着厚厚的

白帆布衣，头上带着大面罩的电焊工們，一齐站起来，真象一排古代的英雄，接着“吧”一声一齐摘下了面罩，动作非常整齐、神气。工段长笑了，王人杰这个小伙子，怎么把組員們訓練成战士一样啦！

王人杰看清了站在后面的原来是工段长时，他馬上跑过去伸直左手說：“喏！全部好了，請验收吧。”

工段长抬手看看手表，十点还不到，他高兴極了，他狠狠地打了王人杰一拳，兴高采烈的說：“你这个小滑头，怎么那么多鬼名堂。”王人杰快乐的向組員們霎着眼睛，大家都笑了。

三

五千吨大海輪，本来保証在六月三十日下水，向党的生日献礼，但是六月份最高潮水是在十九日，怎么办呢？造船工人們一討論：只許提前不許延期，一定要赶十九日的潮水。这一来工作更緊張了，很多工人沒日沒夜的紧赶，連續几天几夜不离船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可是王人杰电焊組却遇到了一件光凭干劲无法解决的問題：那条三个人高，几吨重的龐大尾龙筋，需要焊接，不要說年輕的王人杰沒有焊过，就是在厂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焊工也沒有碰到过这种大家伙。单单龐大是吓不住造船工人的，困难的是下部那个大接头开档很小，电焊条都沒办法伸进去。所以工艺規程上訂明是要反复的翻

身，一层一层地焊接。这么大的东西翻一个身可不容易，要用大吊车吊起来慢慢移动，翻一翻就得半天，不管怎么计算，焊好这根尾龙筋也得一个礼拜的时间。尾龙筋焊得慢，很多跟它有牵连的工作也就不能做，那么十九日下水就不能谈了。

王人杰考虑了再考虑，研究了再研究，终于提出了一个不用翻身，睡在地上朝天仰焊的办法。这个大胆的建议，把工艺师吓坏了；这还得了！船上的龙筋就象人的脊椎骨一样重要，丝毫不能马虎，焊过的地方要全部拍X光片子，有半点变形就得返工重焊，自从有了建造钢壳船以来就是翻身焊，当然，他是坚决不同意的。

王人杰也怕返工，要是返一返工，可就糟透了。可是不这么干哪能行？就为了这件事拖住十九日下水，这是决不甘心的。他想了再想，也只有这个办法。副工段长朱金松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，他和王人杰又细致的研究了每一个环节，而且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。

开始焊接了，王人杰睡在地上，心跳得厉害，握着电焊龙头的手微微发抖，汗水从全身每一个毛孔里流出来，不一会，他的全身衣服都湿透了。

车间党总支书记和两位工段长，不断到这里来走动，象走马灯似的，一个刚离开，另一个又来了；这是一个大胆的改进，但却包含着引起危险的可能：只要一返工，十九日下水的保证就彻底泡汤了。

王人杰一刻也沒有忘記，他不仅仅是冒着个人的危險，而是在冒着整条船是不是能如期下水的危險，他每一个动作，应该指向什么地方，都經過反复考虑；他全神貫注地操作着，电焊龙头和电焊条都变成了他身体上的一部分，他的信心越来越强，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創造性劳动的快乐。

他的組員們也不断跑来看着他，輕輕地把茶水放在他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。

四

夜已經很深了，三班配合生产的工艺师来到船台上，突然发现了王人杰是在进行不翻身的焊接，吓得目瞪口呆。他連喊了几声，王人杰都沒有理睬他。他的冷汗象泉水一样涌出来。他气咻咻的到处找工段长，找不到，他又匆匆地跑到副工段长朱金松的家里，象擂鼓一样“嘭冬嘭冬”地敲門。

朱金松正在睡梦中，突然听到这么紧的敲門声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冲进他的头腦里：“难道尾龙筋返工了？”他猛的翻身坐起，披上衣服冲出門外。工艺师来势汹汹地責問朱金松道：“是誰决定叫这样焊的？出了毛病誰負責任？你們应当帮助工人根据工艺規程找窍门，現在这是在冒險，是邪門！……”他象連珠炮似的質問着。

朱金松完全弄明白了，原来尾龙筋沒有出毛病。他

放心了。眼看着工艺师这种焦急的样子，他反而显得很鎮靜的說：“出了毛病我們負責，总好了吧！”

王人杰工作得忘記了周圍的一切，忘記了時間，他一口气干了十几个鐘点，直到連手都抬不起来的时候，才叫事先找好的另一位电焊工代他焊一会。他躺在附近的鋼板上睡一下，稍微恢复一下精力，吃一点东西，接下去又干了。整整一天两夜，尾龙筋总算焊好了。

他看着焊好的尾龙筋，感到头脑有些昏沉沉的，这并不是完全由于疲劳，而是由于感情的过于激动。他第一句先問工段长：“过去了几天啦？”

工段长笑着，但是眼睛里却閃着泪花：“你累糊涂了，一天两夜了啊！”王人杰笑了，但笑得并不爽朗，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放心，还要等待X光的最后考驗。

“走吧，快送他回家去。”大家催促着。

王人杰一躺到床上并没有很好的熟睡，“檢驗結果会出毛病嗎？”这个问题象鉤子鉤着他的心，他懵懵懂懂的躺了几个小时，天一亮，又急匆匆的赶到工段长办公室。

檢驗开始了，檢查員們在每一个焊接的地方仔細地拍了片子，然后在洗出来的片子上挑剔的找着毛病，但是他們什么也没找出来，最后怀着敬佩的心情，在驗收单上签上了三級品（最优等）。

这时，王人杰“嗵”一声，坐在椅子上，他感到一陣兴奋的暈眩，渾身上下充滿了胜利的幸福，他眯起眼睛靠在

椅背上，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和可贵的愉快。

五千吨大海轮在六月十九日隆重下水了。这一条跃进中的产儿，建造速度只用了八十三个工作日，远远超过了造船业发达的日本。王人杰看着这庞大美丽的海轮轻捷如燕的滑入黄浦江中，冲起一片金色浪花的时候，他感到无法控制的兴奋和激动，但是他回头看着空荡荡的船台时，又产生了一阵骨肉分离的感情。

比图画更美丽

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、郑长炎 杰 子

卫生科有一个白白胖胖矮矮的姑娘，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两条直垂到腰部的大辫子，这就是大家喜欢叫她“小曹”的曹玲亚医生。

小曹不但热爱医生的专业，而且还是一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，工余、饭后不停的哼着歌曲，她总是那么愉快，她对生活非常热爱，因此她对美术也很感兴趣，她想利用笔把无限美好的现实生活描绘下来。

我厂五千吨海轮的建造速度，跃进再跃进，下水速度超过了日本，又在和大连船厂比上了交船速度。她很想把这个跃进中的“驕子”用画笔好好的描下来，她决定找一个礼拜天来厂，坐在码头上静静的观察，细细的描绘。

一个礼拜天的上午，小曹早早的来到厂里，拿着画板画笔，哼着歌曲，轻松愉快的向码头上走去。远远的就听到码头上人声喧闹，钢铁轰鸣，小曹很奇怪，礼拜天还这样紧张吗？她加快脚步，跑到码头上一看，嘿！五千吨海轮上很多工人拿着工具、扛着部件，急匆匆的跑上跑下。吊

杆船上高耸入云的吊臂在半空中摆动，庞大的机件被它抬起放下，轻捷得象作游戏似的。这情景把小曹弄糊涂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机器安装返工了吗？她忍不住跑上船去，问一位老师傅：“老师傅，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大家这么急匆匆的？”

这位老师傅扛着一段管子刚要下机舱，听到小曹的问话扭过头来，把小曹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笑了。“出了这么大事情，你还不知道啊！”

“啊！什么事？”

“这条船的船台建造周期超过了日本，现在又和大連造船厂比交船速度，哪能不加快脚步呢！”

小曹放心的“啊”了一声，也高兴的笑了。

她回到码头上，端端正正的坐好，端起画板提起画笔准备画了。“哗啦啦”吊杆船上的钢丝猛然松下来，机器眼看着就要撞到甲板上了，小曹吃惊的赶紧站起来，机器却平平稳稳的放在甲板上了。她松了一口气，刚坐下来，背后又传来“嗯咯、哼哈……”的号子声，几个起重工抬着机件来了，他们的上衣已经湿透，脸上淋淋沥沥的汗珠不断滚下来，但是他们好象感觉不到炎热似的，走得那么带劲、迅速。小曹触动了医生的责任心，她想：“出这么多汗，应当补充水份和盐份，或者吃点人丹也好。可是我現在什么也沒有，我們那兒有工人，那里就有医生，礼拜天我們为什么不來啊！”一种內疚的情緒繚繞在她的心